BURNS FOR BARBARA BUT STILL SINGING

Star

~~July 1, 1971~~

Jan 1, 1971

● WELL-known classical singer Barbara Fei (above) is recovering after being burned on both hands by a short circuit from a lamp in her sitting room.

She needs help to dress, eat and even to brush her teeth – "but luckily it hasn't harmed my voice," she said at home today.

新年影剪

武夫曼

△費明儀觸電的事，筆者曾約畧報導，音樂界引起騷動，遂以不同方式向費小姐慰問。筆者第二次慰問，同去的有思義夫音樂協會會長梁明，鐵砧音樂協會會長吳節泉，青年鋼琴家徐增樂。費小姐尊醫囑臥床休息，進閨房環坐床畔。費小姐兩手臂用紗布包紮，一直包到手指。面容畧見瘦削，但精神奕奕，聲音嘹亮。費小姐事業心重，她歡娛的談話遮不住憔悴的心，上帝保佑，望費小姐早占勿藥，盡速回復健康。

床頭小几堆着許多樂譜；「我正在背誦黃友棣教授的『燕詩』、『陌生花』。」一個音樂會正在她心中打密閩；準備聯同『琵琶行』、『迎春接福』等作品舉行黃友棣作品演唱會，並以『祝福』、『迎向春天』、『鵲橋仙』舉行林聲翕作品演唱會。除外談到女次高音陳之霞「笑之歌」、「搖，說她日前舉行獨唱會非常成功。與程雅南也是好朋友，程小姐的獨立會已定本月十日舉行，費小姐對程雅南備加推崇。話題轉到林克昌教授，她同吳節皋對答，聽來似乎有個理還亂的環結，「解鈴還是繫鈴人」，吳節皋話中有話，意思是只要費小姐親自出馬，鐵石心遇見紅爐火，不溶化者幾希！

△逢請必到，逢到必早，八時晚飯，六點半鐘已到主人家門口，爲減輕主人精神負担，走進一家小咖啡館，然後出來看橱窗，圍着左右街道打轉。七點打七敲門，我第四個到位，在座的有魏非比、許建吾、黃友棣。主人是陳之霞。陳小姐烹飪有術，色香味均屬一流，絕不用味精，飯後不口乾就是證明。陳小姐非常好客，對長輩更尊敬有加；「黃伯伯」，她這樣叫黃友棣，「笑什麼？十幾年前已這樣叫了。」聽到我笑，她這樣解釋。肉食太多（先來半隻肥鷄），要用酒助消化，第一次喝純酒，而且超量。臨走又送一大包東西，原來是整隻燒鷄，外加一包蝦片。接到程雅南音樂會贈票，「至緊要到」，她們原也是好朋友。

△香港最近成立的合唱團，風起雲湧，有山雨欲來之勢。舊的如香港歌劇會合唱團，明儀合唱團，華聲合唱團，香港聖樂團，角聲，同文合唱團等；新成立的有思義夫合唱團，鐵砧合唱團，香港兒童合唱團，雅樂社等。無論新舊，成員均在六十人以上，這些合唱團每逢演出，均擁有大量觀衆。值得注意的，吟「兒童外，他們的成員百分九十爲十七八歲的男女青年。現象顯示，很多青少年自愛，未被邪惡音樂沖渾頭腦；也說明正統音樂具吸引力，深深明白它具有高貴氣質。據調查，他們均以「不牟利」資格向政府註册，就是有一點會費，也取之於民用之於民。有人或問，那些主辦人爲了什麼？答案是他們都是有良知的音樂教育工作者（寫至此，有幾電視正在訪問「同文」。）照我看來，他們都是傻瓜——可愛的大傻瓜。

△一月份音樂會：十日下午三時，女高音程雅南獨唱會。接着有三場身歷聲音樂會；十九日（星期二），1、凡爾第的讚主頌，2、莫札特的D小調安魂曲。二十日，1、莫札特的A大調鋼琴協奏曲，2、布魯納克音樂，2、布拉姆滋C小調第一交響樂。二十一日，1、巴托的絃樂器、打擊樂器及鋼琴演奏音樂節實地錄音。柏林管絃樂團演奏，指揮者是當代大指揮荷拔。馮·卡拉揚。全部節目由德國 INTER NATIONES 負責錄音，德國文化協會贊助供應。三場身歷聲均在音樂廳舉行，每晚八時正開始。每場票價一元，已開始發售。二十四日晚八時，同時有兩個音樂會：香港音專畢業生作品演奏會，假劇院舉行。鍾華瀾主持的雅樂社假音樂廳舉行。論交情都要送花籃，分身乏術，屆時只有各聽半場了。